

浙江文叢

# 罪惟錄

〔第五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# 罪惟錄

第五冊

〔清〕查繼佐 著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 罪惟錄列傳卷之八下

## 啓運諸臣列傳下

### 藍玉

藍玉，定遠人，開平王遇春婦弟也。長身頰顏，有勇略，隸開平麾下，每戰先登，無所不摧陷。其威略似開平，以故開平寵任之。而太祖亦以開平故，改容視玉。初授管軍鎮撫，歷自積戰功，超爲都督僉事。十一年，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，擒其酋癭脖子，鹵斬以千計。還，封永昌侯。久之，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傅友德討雲南，轉戰平之，事在友德傳，增祿五百石。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馮勝襲金山納哈出，降之，併降其衆二十餘萬，卽軍中拜征鹵大將軍，代宋國公。踰年，領六將軍往討元丞相哈剌章于和林。時鹵主脫古思帖木兒駐捕魚兒海，玉率勁騎十餘萬，自慶州間道襲之，去海四十里而軍，不見鹵，欲還。定遠侯王弼請玉無還，且曰：「兵以不意，吾勞而露，使彼主而客我，未便。」戒諸軍穴地而纍，毋使見烟火。及抵海，知鹵營海東北八十里，前薄之。大風揚沙，晝晦，鹵大驚。其太尉蠻子輕出搏戰，一鼓破斬之，衆遂潰，請降。鹵主與太子天保奴以數十騎遁去，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禿妃諸

公主等百二十三人，吳王朵兒只、代王達里麻、平章八蘭等將相官校二千九百九十四人，軍士一萬五千餘人，男女七萬七千餘口，寶璽圖書一百四十九，金印一，銀印三，馬四萬七千匹，駝四千八百頭，牛羊十餘萬，車二千餘輛。復破降哈刺章，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，馬駝四萬八千餘匹。捷聞，上使使齎勅諭玉，比之衛青、李靖云。玉傲而淫，私元妃，事露，妃自縊死。凱旋，上特賜王金幣踰等，然猶面責數玉，擬封梁國公，嗾暗且久，改封涼國公，而鑄其過于鐵券。尋討平散毛峒，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，置大水田千戶所。進平施南，忠建二宣撫司叛蠻，增歲祿五百石。尋詔還鄉，復與魏國輝祖、曹國景隆措置陝西邊事，至蘭州，墜馬傷，上手詔慰勞之，比于中山、開平王。尋召還，出理蘭州、莊浪等七衛兵。玉追捕逃寇祁者孫弗及，遂深入罕東，至阿真州，番酋皆遠遁。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，使玉移師討之。至則四川都指揮瞿能等已大破其衆，月魯走柏興。玉以計誘縛其父子，械京師斬之，而盡降其餘黨，便宜請增設諸衛，上從之。遂班師。定東宮官屬，玉兼太子太傅。玉怏怏不樂居宋，穎二公下，詎曰：「乃無太師藍玉哉！」玉故恃上寵，多蓄莊奴，假子數千人，常占東昌民田自予。民訟之御史，且捕獄，玉執御史，笞而逐之。度喜峰關，關吏以夜，不時納，玉大怒，縱兵毀關入。上聞之，已心惡玉，不言也。玉間有奏請，不盡聽，退而謂所親：「上疑我矣。」錦衣指揮蔣獻告玉反，上集羣臣廷訊，玉不肯伏。獄具，磔于市，夷三族，榜其狀示天下，並載《逆臣錄》。玉既誅，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，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。初，玉之出討越嵩也，與部將十餘陛辭，上方留玉與議，呼諸將去，三呼無應者，玉舉袖一揮盡起，蓋久疑之矣。或云楚王母胡妃墮胎事，玉以私怨構之。

論曰：玉於太子至親，常說太子：「臣觀燕王英武，負上寵愛至，而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，太子幸自愛。」然則玉忠志無他矣。而燕王從中搆之，必殺玉。史不載其實，但云獄具，則二萬餘人豈皆無辭，不待再聽者乎？星者劉日新策玉封涼國而誅，而日新與俱，已而果然。或曰：存玉則可以無燕。玉坐黨，公則信、宋、潁三人，侯則長興、武定、鳳翔、定遠、永平、崇山，而史于宋、潁、定遠但書卒，于永平但云坐法死，于崇山但云有罪伏誅，並不及黨玉事，豈猶有諱之者歟？即以陞辭揮不去，細柳軍法也。功冠諸侯以之，帝豈不稔此。或曰：存玉以無燕，不存玉以有燕。

### 廖永忠兄永安 孫鏞、銘

廖永忠，巢縣人。父旺，五子，永忠與其兄永安最少。元亂，妖寇彭祖兵起，永安與兄永堅爲其萬戶。彭祖既敗，永堅往仕漢友諒，爲參政。永安字彥敬，乃與其弟永忠、同縣趙普勝、俞廷玉、玉子通海及趙伯仲、伯仲弟庸、合肥人張德勝、葉昇、無爲人桑世傑、含山人華高，以戰船千餘，結水軍屯巢湖捍盜。廬人左君弼者，故亦盜，惡永安等，不與合，率兵攻之。永安等乃使韓成持書謁太祖和陽，盡以舟師歸附。從攻蠻子海牙及峪谿，大破之，矢傷永安鼻，再敗之于青沙。從渡江，永堅亦來歸。取太平，襲安慶，往來用兵，滅陳兆先，永安皆與通海同事，功亦相參。戊戌取宜興，陞同知樞密院。已而周士誠兵寇常熟，連敗之。十月，永安等再拔宜興，追擊至太湖，乘勝深入，後軍不繼，水淺舟膠，爲所獲。士誠欲降之，永安不屈，被拘。已而徐達鹵周士德于常州，周使人求和，請歸永安，易士德。太祖不許，遙授

永安平章，封楚國公，賜號及誥，而贈旺爲涼國公。丙午，卒于姑蘇，年四十七。洪武元年，侑享太廟，諡曰武閔，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、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同知大都督府事。十三年，改封郕國公。永安無子，以兄永清子昇嗣，爲指揮僉事。弟永忠，饒智勇，豪邁，從兄來歸。太祖見其年少，曰：「若亦欲肘金印富貴哉？」永安既爲吳所執，永忠以樞密僉院領其兵。友諒入寇龍江，與張德勝乘勝追及采石，奮敗之，復太平，遷同知樞密院事。從征安慶，與俞通海等擊漢水寨，破之，長驅至江州，仰攻不可上。永忠度其城勢，架橋舟後，反舟而前，名曰天橋，至城下，與女牆齊，接而登，克之。復與趙德勝攻下瑞、臨、吉安諸郡。從戰鄱陽，冒鋒出上舟于圍。友諒中矢死，遂平武昌，遷湖廣行中書省左丞，鑄金字八，旌其功于門。規取淮東，士誠以兵薄海安，綴我師，太祖誡大將軍泰州勿動，而令永忠還兵水寨禦之，周兵遁，淮揚悉平。從克姑蘇，錄功陞平章。副湯和會討方國珍，降之，從海道徑取福州。洪武元年，兼太子詹事。略定閩中諸郡，至延平，攻其西門，部將開門降。明年，復從海道取廣東，朱亮祖爲副，先以書諭降何眞。師至東莞，眞從潮州上印章圖籍，率官屬出迎。攻破僞參政邵宗禹，數其殘暴，斬之，廣人大悅。馳諭九眞、日南、朱厓、儋耳三十餘城，皆納印請吏。趨廣西，至梧州，降元達魯花赤拜住。其尙書普顏帖木兒、張瑄募兵迎戰，無有應者，走薊林。亮祖勒兵追之，普顏戰死，翔赴水死。會征南將軍楊璟下靖江諸郡，兩廣悉平。明年，還，封德慶侯。初論功，當封國公，以鄱陽之戰，使所善儒士覲意微封爵，故稍次之。食祿千五百石，贈三代。四年，副湯和舟師由瞿塘伐蜀。和兵沮不進，時傅穎公已圍成都，帝以和爲怯。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，衣青衣，舁小舟，魚貫叢箐中，出上流，蜀人不知也。

夾攻之，焚三橋，斷橫江鐵索，擒蜀將蔣達等八十餘人，裨將鄒興中箭死。永忠遂入夔州，而和亦至。師抵重慶，明昇方督師重慶，大懼。右丞劉仁勸保成都，母彭氏泣曰：「保成都旦夕耳。」昇遂面縛銜璧，奉表詣軍門降。和受璧，永忠解縛，檻送京師，蜀平。永忠功次穎公，賜第。尋出征胡捕倭。八年，坐僭用龍鳳章服不法事伏誅，既厚賻之。子權，娶湯和女，爲散騎舍人，嘗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番。十三年嗣侯，從傅將軍征雲南，領兵守畢節，移守瀘州，召還。十七年卒。權之子鏞，以嫡子任散騎舍人，歷官都督。建文中，充宿衛。燕王入京，以鏞與弟銘常受學方孝孺，使往召之。孝孺怒曰：「若讀書幾年，乃不識『是』字！」上怒，收孝孺族之。鏞、銘逃匿安陸山中，偶與書生弈，以舉止不凡，被疑，事洩。永樂元年，錦衣衛奏獲鏞，送刑部論死。弟銘、鉞，從父昂與昇，俱謫戍邊。母湯並銘女送浣衣局。從兄基，指揮同知，自首獄死。永忠雖以功受封，每每失上意，故贈諡皆不及。後江夏侯周德興有罪，當下獄，上特宥赦，召諸將相諭之，以故德慶侯廖永忠犯法侈僭爲戒。弘光中，追贈慶國公，諡武勇；孫鏞，追贈德慶侯；鏞弟銘，錦衣衛都指揮。諸巢湖軍皆有傳。華高，含山人，歷功鎮湖廣，封廣德侯，後卒崖州，贈巢國公。

論曰：卽楚公脫囚，而效周力，不過爲再興、天瑞輩，與城俱碎耳。顧完節足以風曩臣後世。德慶卽不得公，亦念其副東甌之烈哉！再傳鏞、銘，讀書識「是」字，雖由正學之教，亦楚公家法殷矣。按庚午詔書，德慶坐楊憲黨伏誅，及按《通鑑博議》，坐沉韓林兒瓜步；而實錄曰：「永忠病卒。」夫實錄阿，不足據。若以沉瓜步爲罪，則非當日情事。忠或奉密命有之，否卽擅，其意亦頗與劉文成不設中書

座之指合，何至有券不宥？或曰以僭擬龍鳳故，則借也。帝念太子文弱，勇勦名勳，乃入忠憲黨不免。夫宋國棄慶陽走歸，德慶不過遣所知，未嘗離軍，雖皆伺封爵，而微有不同，而輒借此齎其報，功次穎國，萬世猶一口矣。持無上裁諸雄，此時不私龍鳳章服，家幾人，卽以其僭可誅，亦必嚴令再四，而此似幸其有此章服，則知帝意固別有在也。嗟乎，胡、藍諸案，太祖酷治黨不遺力，似灼見明末啓禎以後率坐黨敗，蓋防微已在數百年之前矣哉！

### 俞通海父廷玉 弟通源、通淵

俞通海，字碧泉，巢縣人。父廷玉，弟通源、通淵。元末，有彭祖及金花姐者，以妖術煽江淮，人多應之。廷玉率其子從妖黨李普勝爲軍，普勝敗沒，乃結水寨巢湖自固。乙未，太祖總兵和陽，歸歛乞援。太祖喜，謂李善長曰：「巢湖豈知我師且渡江哉，爲我辦舟楫，甚善。」親率兵逆之，乘漲間道至黃墩。時趙普勝中變，太祖恐衆解，還集商舟，以和陽兵復至黃墩，督攻海牙，海牙兵潰，直趨和陽，授通海萬戶。六月，渡揚子，克采石，取太平有功。時海牙悉驅戰艦，結寨采石，與元帥陳也先從子兆先，合淮兵，營方山相犄角，窺太平。丙申，從攻海牙，大破走之，並破兆先營。是月，克臺城，亦下阿魯灰者林苗軍水寨，拔鎮江，追康元帥降之，進統軍元帥。取常州、宣城、寧國，功多。略太湖，降周守帥王貴、鈕津等，猝遇其右丞呂珍于東洞庭。時大將軍已西，獨帥餘舟接戰，流矢中右目，傷，護痛且下，而令親兵身被其甲脫船，賊不敢逼。戊戌，搗江陰，奪馬馱沙。再敗天完趙普勝于樅陽，復池州，陞僉書樞密院事。

庚子，走漢友諒于龍江，縱火焚其舟，進樞密院同知。從克漢銅陵，搗九江、蘄州、黃州等郡。癸卯，救宋韓林兒于安豐，敗周呂珍兵，移攻廬州。七月，漢圍南昌急，上大發兵，遇敵于康郎山。通海先諸將，乘風縱火，焚其舟。已上舟膠，幾爲所乘，通海飛舸至，水湧舟脫，猝射中漢驍將張定邊，敵退。相持數日不下。敵利巨艦若城墉。我舟小，便馳驟，然往往被壓不起。通海常以首抵艦得脫，鐵盔盡裂。隨棹七舟，實葦火，乘風入敵，焚其戰艦數百，僞王友仁、友貴皆死。更以小舟冒敵入，我師遙望無所見，久之，意已盡沒，忽飄飄繞出敵舟傍，我師震呼，奮擊，大敗之。敵且拔水寨而去，我軍柵罟子口，橫截左蠡，不得出。通海進曰：「湖有浮沙，舟輒膠，不利。彼窮而搏，彼此之勢也。請入江，據上游自休，俟其逸攫之。」而劉基亦請從軍湖口。太祖從其計，友諒死。明年，下武昌，陳理降。上爲吳王，陞中書省平章事，鎮廬州，繕塘壑，興農田，兵民寧輯。從征浙西，克吳興，隨下沿海郡縣。僞帥陳仁壽率數千人走海，聞通海兵律秋毫不犯，復回請降。圍姑蘇，敗敵滅渡橋，蕩其營，至桃花塢，中流矢，護創建康。王幸其第撫視之，呼曰：「平章卽知予來乎？」已沉不能答。王揮涕而出。明日卒，年三十八。追封豫國公，改號國公，諡忠烈，侑享太廟，肖像功臣廟。父廷玉亦以死事贈河間郡公，諡武烈。通海沉機簡重，勞不矜能，嚴而有惠，卒，無子。弟通源，字百川。通海卒，卽軍中領其兵，攻蘇州，擒士誠，嗣通海官。從大將軍征中原，下山東、河南北、山西諸郡。從副將軍馮勝等會兵太原，取陝西，克慶陽。尋張良臣復以慶陽叛，率師自臨洮疾趨至涇州，合兵圍而斬之。西征王保保，出連雲棧，克興元，皆先登。洪武三年，封南安侯，食祿千二百石，與世券。從將軍廖永忠伐蜀，又從魏國公出塞征甘肅有功。八

年，徙江南豪四十萬田鳳陽，命撫輯，開水利墾田。攻雲南，征廣南諸蠻，俘斬數萬。二十二年，詔還鄉，未行卒。卒逾年，坐黨事，以死不問。通淵以父兄故，充參侍舍人。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功，陞督府僉事。征哈剌答，至捕魚兒海，獲會長人畜，班師。轉餉二十萬石江西，又征都勻龍場諸蠻峒，克辰沅寶慶，俘獲多。封越嶲侯，食祿二千五百石。率師討建昌叛賊，築城越嶲。二十六年，坐累罷侯。建文中，召爲豹韜衛指揮使，復侯，戰歿白溝河。子翊先卒。次靖嗣官，明年卒。次端，優給錦衣，未幾卒，無後。通源子祖，病瘁不能嗣。孫宗、曾孫信。信宣德十年乞嗣，信子璫，子仲，弘治五年皆乞嗣，不許。弘光中，追贈通淵嶧國公，諡襄烈。

論曰：俞氏舟楫功爲造明第一。使無巢湖破浪之村，勢必俛就安豐，束手出劉福通下。彼尺書使爲東西，卽何以辭哉？夫遠宋而宋隱爲我用矣。鄱陽之戰，小舟冒入，直追赤壁故事。青田但曰徒軍湖口，而上游擊遁之計，出自虢國。夫楚勢素乘高，吾猝乘楚高扼其出，猶之功策耳。父廷玉死軍中，弟越嶲通淵死建文白溝之難，南安通源，西南偉績，蓋一室效命，不但舟楫，而節烈與勳名更烈諸世家。

### 胡大海養子德濟 王宗顯

胡大海，字通甫，虹縣人，長身鐵面，智力過人，兩目有光，每夜出，燐燐如炬。甲午，謁太祖，爲前鋒。從入和州，克采石，攻金陵、常州，先登，授右翼統軍元帥，宿衛。佐鄧愈自績溪進攻浙東諸郡，至于

遂安。元苗帥楊完者以兵十萬來爭徽州，大海前諸軍斬其部將，迺克嚴州，與李文忠同秩守之。二人微有卻，太祖密戒文忠，由是相協，互爲力。遷行樞密院判。嘗語鄧愈曰：「吾觀蘭谿爲婺右臂，公引兵下之，可以無婺。」遂折蘭谿，陞大海僉院守之，而婺不卽下。太祖躬來視師，大海見其客烏江王宗顯，太祖喜曰：「翁來，卽安能入婺爲說客乎？」宗顯行，還報曰：「婺將貳，可仆也。」曰：「卽然，汝爲婺守。」元將果內疑，開東門納師，元守臣僧住死之，遂眞以宗顯知府事，陞大海僉書行樞密院，以王愷爲都事。時元伯顏不花守衢州，多智略，而處州守將石抹宜孫善用士，紹興故周呂珍所據也。上以三城密邇，勁敵，以大海爲江南行省參政，與常遇春共規進取。明年，諸全下，並下衢州，元龍泉守將胡深收處四下邑，反宜孫來降。大海以其間出樊嶺，與耿再成合軍，連敗宜孫，宜孫遁，處州定。已而呂珍憤諸全之失，盛兵入犯，隄水灌我。大海奪隄反灌之，珍敗窘，馬上折矢求平，大海許之。後參佐悔勿許，大海曰：「言出而背之不信，旣縱而襲之不武。」遂引還，珍亦去。庚子，太祖方逆拒漢友諒龍江，遣大海搗廣信，以制其後。旣走友諒，而廣信亦下。大海曰：「此閩楚衿衿，不可忽。」上令大海養子德濟以行樞密院同僉鎮之。尋漢將李明道來爭廣信，德濟嬰城乞援，父大海疾援，虜明道，因得爲向導，尋下江西。大海初定嚴州時，苗將蔣英、劉震等以楊完者見殺，懼，歛歸大海，隸其衆麾下，推誠不貳，而分其黨李佑之等戍處州。至是，英謀作亂，震曰：「參政遇我厚，吾何忍背之？」有李福者，張目曰：「舉大事，顧小恩哉！」潛通處佑之，期二月之七齊發。是日，英等陽邀大海八詠樓觀弩，大海上馬，英令其黨鍾矮子詭叩馬號曰：「蔣英無故欲殺我。」大海未及答，反顧英，英袖出鐵鎚，若擊矮子狀，特中海海腦，仆地，英卽

斷其首，並殺子闢住。而郎中王愷亦遇害，愷別有傳。總管高子玉從難。行省掾吏章誠，被執，脅降，不屈死。時李文忠自嚴州疾以兵定之，並定處州。是後敵來犯婺，屢顯祥異。或夢大海指畫，或星火滿野，洵洵人馬聲，及出師，必大捷。後李將軍文忠下杭，縛英、震至京，上命懸大海像，刺血以祭。贈越國公，諡武莊，祭故功臣雞籠山，大海位第一。大海嘗曰：「吾不知書。吾行兵惟有三事：不殺人，不虜人婦女，不焚廬舍。」以故所至健兒歡附，編氓寧輯。初蔣英等既殺大海降吳，以呂珍疾犯諸全，文忠檄德濟廣信，合敗之。已癸卯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吳，德濟以浙東行省參政統重兵守諸全新城，同李文忠拒敗吳師二十萬于龍潭。洪武三年，從大將軍北征，失機，械至京，宥復官。後爲都指揮使，鎮陝西，卒。王宗顯既知婺州，開館延召名儒，爲五經師及學正訓導等官。喪亂之餘，學校久廢，至是稍復文教。大海七代孫應襲汝鍾，天啓五年請自效備餉平邊，下部議，不果。

論曰：武莊不早折，其功烈當偕開平上下。初與岐陽却，久之，岐陽赴其難如私仇，蓋猶夫中山之于開平也。而帝之密戒岐陽，不併及武莊，所以用武莊特妙。總一推誠，於周將呂珍，不失爲武，於苗將蔣英等，遂致及身。精英貫白日，伍員死，抉目胥門，大海死，其兩如炬者不化，正直爲明神，天亦肯之，而有苗不格，何也？行兵但能三事，不淫殺與焚，顧何必讀書！而子德濟兩殺叛！

## 楊璟

楊璟，合肥人，儒家子。少沉毅，讀書不喜章句，好武略。渡江來歸太平。既定江東，爲親軍副都指揮

使，助克婺州，進院判。漢平，爲湖廣行省參政，移鎮江陵，招討湖南洞蠻功，進平章政事。洪武元年，充征南將軍，從湖湘取廣西，以左丞周德興、參政張彬副之。走漢周文貴，下寶慶，進擊永州。漢全州守將阿思蘭來援，逆擊，敗之，全、永俱下，遂圍靖江。時廖永忠已下廣州，使朱亮祖自府江來會。敵恃濠爲固，環殺其隄吏洞濠。困六旬，環給降者白皮帽百，使入城爲內應，遂克之，並下郴州，諭降左江土官黃英衍、田州土官岑伯顏等。而永忠亦從廣東迤而西，南寧一帶州郡皆下，廣西平。環還京，爲偏將軍，從大將軍征山西。環出澤潞，遇擴廓將韓札兒于韓店，戰失利。然以是分敵勢，大將軍遂克太原。檄定唐州，軍亂，鎮之。已奉命招撫夏明昇，昇不從。環還，復與書曰：「足下據有蜀，卽何如漢昭烈？昭烈曠世才，以諸葛佐之，然猶朝不謀夕，再世不祿。足下疆場，南北不過播漠，乃欲以一隅之地，爲壽西陲，不必智者而決也。卽以爲險阻可恃，蠶叢魚鼈之鄉，不至足下矣。鄱陽一戰，友諒授首，旋師東討，張氏面縛，此非人力，實天命哉！江夏來歸，宥罪封侯，恩榮之盛，天下所知也。今之爲足下謀者，率謂閉關以俸一日，至于事促勢窮，各自爲富貴計。足下至孤，老母弱子，將安歸乎？詩曰：『自求多福。』善敗之機，唯足下自審之。足下年幼未諳事勢，誰秉國成，獨不爲身首慮乎？」昇又不省。湖廣慈利土首覃屋鼓諸蠻爲亂，率兵討之。初爲所詐，執我部將黃永謙。上以書讓環，刻日月定之。封營陽侯，食祿千五百石，世券。從湯將軍伐蜀，無功，不賞。沅辰蠻亂，爲副將軍，從鄧愈討平之。十五年卒，贈芮國公，諡武信。子通，與靖寧侯葉昇捕象廣西之左江。二十年，領韃靼官軍往戍雲南，多道亡，降普定衛指揮使；次達，散舍人。

論曰：開國武臣之語文事者，自岐陽王而下，郭營國、胡縉雲，不三數人。芮國儒家子，進退以禮，故獲厥終。與明昇書，詞氣明爽，蒯通之不二假濟，非其說之短也。

## 薛顯

薛顯，沛人，爲元泗州守將。國初，馮宗異攻下揚州，顯以泗州降，授指揮。壬寅，助守南昌。漢友諒以大衆攻圍急，顯將銳卒突戰，斬其平章劉進昭，擒樞副趙祥，圍稍解。久之，斬鄧仲康于新淦，徇下江西諸郡，陞行省參政。伐吳，昇山之戰，五太子盛兵來援，常將軍戰稍却，顯舟師直前奮擊，大破之。遇春謝曰：「戰昇山，吾不如將軍。」論功，陞江西行省右丞。大將軍北伐，上諭顯可當一面。下元都，偵邏古北諸隘口，鹵元官喬右丞等三十四人。從征山西，破王保保，邀賀宗哲于石州，招諭保定諸山砦。會兵陝西，追擊，獲保保部將一人，知院三人，左右從官二人，馬二十四。分攻馬寒山西番，大破之。張良臣以慶陽納降，命顯往受之。已而良臣有異志，夜半襲我營，顯被傷，突圍得免。良臣還爲元守，王保保遣韓札兒攻原州，爲應援。顯與傅友德駐兵靈州遏之。是時，賀宗哲亦寇鳳翔，慶陽下，遁去。三年，封永城侯，不與券，諭顯曰：「顯屢摧大敵，奇男子。而性剛忍好殺。千戶吳富從朕久，有功，乃利其所獲，殺取之。又輕斃馬軍。今封爵如例，謫顯南海，以示懲。」明年復召用，定祿千五百石，給世券。從征沙漠，取王保保。巡視河南。赴北平督兵屯田。二十年，從征降納哈出，還次山海關卒。贈永國公，諡桓襄。無子，弟綱嗣。妻張，納券。胡黨事發，以死不論。弘治中，曾孫珍乞嗣，不許。

論曰：擅殺千戶富，乃不抵，謫南海而復之。帝惜其才氣，卒全之，得善終。其不生前入胡黨，倖也。雖然，帝于永城不甚却顧，故與所處宋、潁、涼三國異。三國才大，其不恭，且忘之，以須其有爲，乃究竟不終。于永城獨否，恩威輒著，曰：此不足煩寤寐也哉。

### 郭興、弟英，入乘時目中。弟德成、孫登、五世孫勳，入乘時目中。

郭子興，嫌滁陽王，單名興，濠人。初，太祖微時野走，與父山甫一見嗟服，留歛，辟人進曰：「僕非相人，相人多，足下天表特殊，他日富貴，毋相忘。」既去，語子若弟曰：「吾視若行輩，皆可秉珪，定以此人矣。」興拳勇，善騎射，隸滁陽王，與弟英旋從太祖宿衛。興自用兵滁和，渡江，取金陵，陞管軍總管。克鎮江，進五翼總軍元帥。因常州三月，衣甲生蟻蝨。下宣州、江陰、婺州，破南昌。彭蠡大戰，興請用火攻，以是獲捷。從下武昌，洒血馳戰，陞鷹揚衛指揮使。援廬州，平吳，陞督府僉事，佐大將軍取中原，守潼關。潼關三秦門戶，厲兵積貯，益寨堅固，敵不敢東。移戍鞏昌，爲秦王府武傅，兼陝西行府僉事，封鞏昌侯，食祿千五百石，與世券。伐蜀，克成都。洪武十七年卒，贈陝國公，諡宣武。女弟入宮，進位寧妃。子四：景、儀先卒，振嗣侯。而弟英沉毅智勇，精騎射，每先登。征無錫，傷脅；破常熟，傷足；攻安慶，傷臂；攻高郵，弩傷右膝。鄱陽之戰，有瘡尙未瘳，戰益力。圍武昌，督兵保安門，傷手足。漢將陳同僉驍捷，突帳下，太祖遽呼殺賊，英起疾得其首。上解所御絳袍裹之，曰：「唐尉遲公乃輔我！」從攻岳州、襄陽及淮安、安豐，陞指揮僉事。從定中原，所至有功。逼通州，爲先鋒，距城三十里而軍。

衆請速攻，曰：「吾示弱，出不意破之。」翌日，會大霧，伏千人道傍，乃更以精騎誘敵。戰良久，佯敗，賊乘勝躡我，伏起，敵分爲兩，大敗之，斬首數千級，擒宗室孛羅梁王，遂克通州，元主北遁。從取太原，夜率十餘騎潛入王保保營，舉火爲號，伏齊起，保保急潰去。下興州、大同，生擒僞將竹平章。渡河取鹿臺鞏昌，追敗賊將賀宗哲于石山。從征迤西，大有功，陞驍騎衛指揮使。辛亥，進階驃騎將軍、河南都指揮使。將赴鎮，上命寧妃攜內饌至第餞之。移鎮北平。十三年，進大都督府僉事。定官制，改前軍都督府僉事。明年，從征雲南，分道進討，諸將便欲深入，英曰：「破敵貴先聲，攻取必自近始。」夜乘漲濟赤水河，賊大潰。進攻曲靖，克之。十五年，破江川椅子寨，逼大理、金齒，降段平章。攻靖寧州蠻七寨，一日夜破之。取仁德府，圍姚安，敗賊將李自久，雲南悉平。論功封武定侯，食祿三千五百石，世襲。充靖海將軍，鎮遼東。同馮大將軍勝討北鹵納哈出，降之。師旋，鹵追襲與戰，創傷左脅，復箭洞右脅，益奮，鹵遂却。進征鹵右副將軍，還鎮遼東。二十一年，以征鹵右副將軍從出捕魚兒海，卷甲直抵鹵營。鹵王潰圍出，手斬其將蠻子太尉。辛未，北討至寒鴉山而還。還統禁兵。二十四年，與潁國傅友德追元遼王阿札失理，北至黑松林。三十年，討川陝餘寇，授征西將軍，生擒賊首高福興。久之，御史裴承祖劾英養家奴百五十人，輒殺人，詔不問。建文時，從耿炳文、李景隆用兵，老不任。燕王入國，英降。元年卒，贈營國公，諡威襄。英能讀書，孝友仁恕，家居不治田產。上問故，曰：「仰荷寵靈，富貴已極，敢生侈心？」母喪，廬墓致疾。會有詔命，乃還。事太祖四十餘年，小心謹慎，未嘗有過。常侍坐便殿，見有來奏事，急起避之。上曰：「居！朕自理事。」大小百餘戰，金瘡遍體，每陰雨作，楚痛。及聞征

討之命，卽日就道，未常以老疾辭。弟德成，爲驍騎舍人，性明爽，常以酒自放。上欲官之，懇辭不受。上變色詰之，免冠拜，泣曰：「臣性狂愚，耽酒嗜臥，不足緩急。倘位高祿重，事不理，上殺我也。願卒賜以娛其生。」上曰善，立賜黃封百罍。他日侍宴後苑，醉，蒲伏免冠謝，髮禿落半。上笑曰：「醉風漢過酒乎？」德成仰面曰：「臣猶厭其多，會盡削乃已。」上默然。既醒，大懼，恐觸忌諱，卽盡去其髮，披僧衣，狂呼唱佛不已。上笑謂寧妃曰：「吾以爲戲言，乃果然。」已而黨事起，死者相屬，德成益狂蕩不檢，以壽終。英子十二人；鎮，駙馬都尉，尙永嘉公主。女二：遼、郢二王妃。孫二十八人，長孫女，仁宗貴妃，爲鎮弟銘所出。而珖以貴妃弟故得嗣侯。宣德十年，永嘉公主乞以鎮子珍嗣侯，英宗念珍本英嫡孫，與錦衣衛指揮僉事。已而珖子聰與珍爭嗣侯，又與珍子昌、昌子良爭，不決，下良獄。弘治三年，郭宗人共乞擇英諸孫一人嗣侯，上許良嗣。良好詩書，樂與文儒交。既侯，掌中軍，上備邊六策。正德二年卒，子勳嗣。世宗時，勳議禮稱旨，爲團營總兵，加保傅，驕。大學士楊一清劾罷去，尋復之。十六年，勳先作演義《英烈傳》，飾稱祖英生擒士誠，射死友諒，遂疏乞祖英侑享太廟。禮官不可，勳引劉基爲例，曰：「基文臣，位六王下，況祖英武略如是乎？」上特許之，位黔寧王下，永義侯上。十八年，扈駕承天，封翊國公。已而坐奸利事，被刑部右侍郎曾鈞所劾，上優宥之。賜勅，不領，疏曰：「臣奸何事？臣黨何人？何更勞賜勅？」上以其強悖無禮，逮都察院刑部鎮撫司官罪有差，勳瘐死獄中。子守乾嗣侯。而郭登者，字元登，英諸孫也。七歲敏記絕，十歲能文詞。永樂中充勳衛，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功，復從沐斌征騰衝，歷陞署都指揮僉事。己巳七月，鹵入塞，驟進都督僉事，副劉安守大同。會上親征，